



郭 启 嘉

古香与教学

王力題



古音与教学

郭启熹

福建教育出版社

古音与教学

郭启熹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州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7.875印张 164 千字

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200册

书号：7159·1139 定价：1.25元

序

我跟郭启熹同志相识只有一年时间。去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和华中工学院中国语言研究所正紧张地筹办第一届汉语音韵学研究班时，我接到他从福州寄来的信，要求参加研究班，心情十分迫切。九月份，研究班在华中工学院开学后，我才和他见了面。在课余，我常和学员交谈，帮助他们解决音韵学研究的定向、选题问题。郭启熹同志则将他写的一份《古音与教学》的稿子交给我看。这是他多年从事古汉语教学，研究汉语音韵学的心得，我读后，很感兴趣，鼓励他进一步修改充实。研究班结业后，短短半年多时间，他三易其稿，写成这本《古音与教学》，可见其用功之勤了。

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却历来被学人视为畏途。建国以来，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四人帮”的肆意践踏，这门学科后继乏人，几成绝学。这种状况，给我国高等院校文科教学水平的提高和语言科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困难。有鉴于此，中国音韵学研究会1980年11月在武汉举行成立大会时，理事会即发出呼吁，要求狠抓基本队伍的培养工作，接着在1981年9月举办了汉语音韵学第一届研究班。研究班虽只举办了三个月，却使汉语音韵学研究的 basic 队伍得到了充实与扩大。郭启熹同志这本书的出版，也可以说是这次研究班的成果之一吧！“绝学”未绝，后继有人。不

少学者、专家都为这本书的写成提供了良好的建议，这除了他们的关心扶植外，不也反映了亟盼汉语音韵学研究繁荣兴旺的心情吗？

汉语音韵学遗产丰富，内容深邃，入门不易，学习维艰。因此，不少人有一种误解，认为汉语音韵学只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有关，对一般人来说是一门不可捉摸的“玄学”。而这与我们音韵学工作者历来不甚重视汉语音韵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是不无关系的。其实，我们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常会碰到一些与汉语音韵学有关的问题。就拿中小学语文教师来说，要求推广普通话，往往提倡不易做亦难，如果有了音韵学知识，将古音、普通话和方音加以比较，寻找其分合异同的规律，就能指导学生自觉地克服方音土腔，学好普通话。还有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文不少，要教好这些课文，教师常会遇到一些不太好解决的问题。如骑马之“骑”读qí，《冯婉贞》一文中“谍报敌骑至”的“骑”却要念成jì；《冯驩客孟尝君》弹铗之歌，押韵字的“鱼、车、家”三字普通话读起来并不相协；《陈涉世家》“将军身被坚执锐”明明是“披挂”之义，却写“衣被”之字。再如难字的读音，现代词典字典里没有，查古代字音却只有反切注音，这就应该折合成现代普通话读音；订正错别字，往往牵涉到谐声通假现象；讲解古典诗词，又必须了解平仄、押韵等知识，这些问题的解决，处处都需用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知识。但过去所出的汉语音韵学著作，未免专门化了一些。郭启熹同志的这本书，对中小学语文教师说来，正是雪里送炭。书中讲基本理论，更侧重讲音韵学知识的实际运用。对中学语文教学和教师阅读古籍中可能碰到的有关汉语音

韵学的问题，都有论述，而书中分析的大量例子，又多选自现行中学语文教材。因此，中小学教师如能备此一册，不仅能学到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知识，而且还可作为教学的参考资料，以解决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书末所附罗莘田先生的《误读字的分析》和我的《怎样注音、订音和正音》两篇文章，也是想给中小学语文教师一些具体帮助的。

郭启熹同志要求我为本书写序，我写了上面一些话，答谢他的盛情，同时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汉语音韵学知识的普及工作。

严学窘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于武汉

目 录

第一章 古音基本知识浅谈

- 一 古音与汉语音韵学 (1)
- 二 汉语音韵的构成 (3)
- 三 学习古音在语文教学上的意义 (21)

第二章 历代音系概说

- 一 原始汉语音系 (29)
- 二 上古音系 (34)
- 三 中古音系 (50)
- 四 近古音系 (77)

第三章 音韵学知识在语文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 一 学习普通话 (88)
- 二 古音异读 (107)
- 三 古音通假与古今字 (124)
- 四 声训释义 (142)
- 五 双声叠韵与叠音 (156)
- 六 平仄与押韵 (165)

第四章 语文教学中通用音韵学工具书举要

- 一 工具书的分类与编排方法 (188)
- 二 几部通用音韵学工具书介绍 (192)

〔附录〕

- 误读字的分析 罗 常 培 (214)
- 怎样注音、订音和正音 严 学 睿 (225)

后记 (242)

第一章 古音基本知识浅谈

一 古音与汉语音韵学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现象的特点是一发即逝，在历史上又不断地有所发展变化。古人没有记录语音的工具，汉字又不是拼音文字，这就使得古代语音难以流传。但是语言是种特殊社会现象，它是以缓慢的渐变的形式发展的，诚如斯大林所说的，它“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破旧立新，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逐渐的长期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在语音、词汇、语法的语言三要素中，语音相对说是较为稳固的，古代语音的一些固有特点始终保存在汉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以，古音与今音是一脉相承的，有其基本规律可循。我国从甲骨文到历代用文字记载的浩瀚语音材料中，从汉藏语系母语派生的各个语支语族发展的不平衡性中，从汉语各方言保存古代共同语的许多沉积层中，我们可以获得十分丰富而宝贵的研究古代语音的材料。到了魏晋，描写语音的专著——韵书出现后，古人为我们记录了当时的语音系统。从历代

韵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汉语语音的发展过程。

所谓古音，就是从古代书文典籍中分析研究出来的语音系统，它可以反映出古代汉语在当时的书面语音和口头语音的面貌，而且又大都可以从有亲属关系的兄弟民族语言与汉语各方言中获得印证。这种古代语音系统包括了从商代后期到晚清三千多年来的语音现象，一般说来可以分下面几个阶段。

西周末年以前称为原始汉语音系，以甲骨文、金文中的形声字和假借字系统为拟测的直接依据。

东周至秦汉称上古音系，以《诗经》音系为代表。

魏晋韵书出现以后直至唐宋，称为中古音系，以隋代陆法言《切韵》音系为代表。

元明清称为近代音系，以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音系为代表。

另外，二十世纪初年至今的现代汉语音系以北京音系为代表。

研究汉语语音结构系统和发展规律的专门学科，叫汉语音韵学。

根据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声韵构成，传统汉语音韵学形成三个学科的分支：研究上古音系的叫古音学，研究中古音系的叫今音学，研究语音的发音原理和方法的叫等韵学。

汉语音韵学的内容极为广泛纷繁，许多问题还在研究探索中，古人对音韵学的研究成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有待于我们今天科学地加以整理。我们这里介绍的只是汉语音韵学一些一般公认的最基本的内容。还有如声训是属于训诂学范畴，诗词格律是属于声律学范畴，由于它是语音现象的一个侧面，

也是研究汉语音韵学的基本材料，我们也予以囊括阐述，内容则力求简明易懂，以适应阅读古籍与教学的基本需要。

二 汉语音韵的构成

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汉语音节是由声、韵、调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

声母 声母是一个音节的前一部分，通常是由辅音构成的，音韵学上也称声类、声纽、音纽、母纽。现代汉语玻、坡、摸、佛的声母有汉语拼音方案的拼音字母(b)(p)(m)(f)注出，古人没有音标可用，只能借字表音，即用同声纽字群中的一个代表字来代表这个声纽，这个代表字古人称为字母。1900年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五代韵书残卷》中有三十字母，罗常培先生研究认为，这是唐末和尚守温所述，后经宋人增补为三十六字母，可以代表中古音系的声母系统。守温用帮(b)滂(p)并(b的浊音)明(m)等代表字把它固定下来，为后代沿袭应用。有些音韵学家在上推上古音系，下论近代音系时，也往往借用守温的字母表示上古和近代音系的声母。所以(b)母就再不能把“帮”改写成“玻”、“布”，或用其它(b)声母的字来代表它了。

古代声纽的概念，还不仅指音节开头的辅音，有些字起头是元音和半元音，古代也列入声纽，叫零声母。如把“一、安、威、郁、恶”等纯元音开头的列为“影”纽，把“有、用、为、阳”等以半元音(y)开头的列为“喻”纽。现将中古传统的三十六母列表于下，并在每个字母上用方括号[]

注上国际音标，用圆括号（ ）注上汉语拼音方案拼音字母（以下均用这两种不同括号区别国际音标与汉语拼音字母），加以对照。

发 音 部 位			发 音 方 法			
	旧名	新 名	全 清	次 清	全 浊	次 浊
唇音	重唇	双 唇	帮 (b)[p]	滂 (p)[p']	并 [b]	明 (m)[m]
	轻唇	唇 齿	非 (f)[pf]	敷 [pf']	奉 [bv]	微 [ŋ]
舌音	舌头	舌尖中	端 (d)[t]	透 (t)[t']	定 [d]	泥 (n)[n]
	舌上	舌面前	知 [ʈ]	彻 [ʈ']	澄 [ɖ]	娘 [ŋ]
齿音	齿头	舌尖前	精 (z)[ts] 心 (s)[s]	清 (c)[ts']	从 [dz] 邪 [z]	
	正齿	舌面前	照 (j)[tʃ] 审 (x)[ʃ]	穿 q[tʃ']	床 [dʒ] 禅 [ʒ]	
牙 音		舌 根	见 (g)[k]	溪 k[k']	群 [g]	疑 [ŋ]
喉音		零声母	影 [ɤ]			
		舌 根	晓 (h)[x]		匣 [ɣ]	
		舌面中 半元音				喻 [j]
半舌音		舌尖中				来 (l)[l]
半齿音		舌面前				日 [ɳ]

表中国际音标如[ts]两个音标只是一个发音动作，正如汉语拼音字母(zh)(ch)(sh)和英语字母th、sh、ng等一样，不

是复辅音。轻唇音也有人拟成[f][fʰ][v]，次清栏下国际音标后的[ʰ]，是表示送气的符号，也可用h表示，如可把[pʰ]写成[ph]。

表中有关名词概念需要加以阐释的还有五音与七音、清浊、发送收等。

五音与七音 南朝顾野王《玉篇》中就提出分唇、舌、齿、牙、喉五类，合成“五音”。“五音”中最不可理解的是“牙音”，因为这个名词是容易和“齿音”相混的。其实古代所谓“牙音”就是“软颚音”（或称舌根音），是舌根与软颚接触所发的音。舌根的位置紧靠着大牙（最尽头的牙），古人没有觉察到实在的情形，所以才错把舌根和软颚所发的音当做它们的近邻大牙所发的音了。唐宋间又增半舌、半齿，为“七音”。这“七音”区分开了中古三十六字母的发音部位。唇音中重唇音，现叫双唇音；轻唇音，现叫唇齿音，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只有一个(f)母，中古还有送气的敷母[pfʰ]和浊擦音奉母[bv]。现在北方方言中陕西宝鸡、麟游等地还保留着[pf][pfʰ]的音值，如“跛”“坡”以[pf]为声母，“布”、“朴”以[pfʰ]为声母；古奉母[v]在现代方言中也仍保留有这种音值，如苏州话“肥”、“扶”以[v]为声母。鼻音微母[m]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各方言中已并入[m]或[v]中去，不再存有这种音值了。舌音分舌头音，现叫舌尖中音；舌上音，现叫舌面前音，中古舌上音知组和正齿音照组发音部位是相同的，所不同的仅在于发音方法；知组和端组一样是属于塞音，照组和精组一样是属于塞擦音。知组中的娘母[n]，现在北方方言的沈阳、济南、西安、成都话，还保留有这个音值。喉音的喻母[j]，

现属舌面中的半元音，如广州话“叶”“羊”“员”都是以[j]为声母的。半齿音日母[nʒ]为舌面前带鼻音的浊擦音，到了近代音系才随知组发展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卷舌音(r)[ʒ]。牙音中的疑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不能成为声母，只是附在主要元音后面作后鼻音韵尾，在中古则是独立的声母，现代普通话如“英”“雄”的韵尾(ng)的音值正与古代疑母相同。现代大部分方言区中还保留着中古疑母，如福州话“牛”、“语”，闽南话“牛”、“五”，梅县话“鱼”、“我”，苏州话“硬”、“瓦”，广州话“牙”、“岳”，长沙话“颚”、“岸”等都以[ŋ]为声母。

清浊 声组还由于发音方法不同，构成清浊之分。清音，又叫幽音，不带音，发音时声带不颤动。浊音，又叫响音，带音，发音时声带颤动。古人还把清音分为全清、次清，浊音分为全浊、次浊。全清指不送气清声组，次清指送气的清声组。全浊指塞音、塞擦音、擦音的浊声组，次浊指鼻音、边音、半元音声组。到了宋末元初北方方言中全浊声组已经逐渐变为阳平或去声调的清音，所以以近代北方方言为基础形成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只有全清、次清、次浊三类声母了。但在其他一些方言中还保留着全浊声母。如上海话“皮”“备”“病”以[b]为声母，“伐”“房”“风”以[v]为声母，“徒”“道”“头”以[d]为声母，“求”“舅”“旧”以[dʒ]为声母，“皂”“造”“曹”以[z]为声母，“共”“狂”“葵”以[g]为声母。湘中双峰话保留的浊声母比较完整，除了[b][d][dʒ][g]外，还有“时”“柴”“锄”以[dʒ]为声母，“豪”“扶”“红”以[ɣ]为声母。在其他语言中浊辅音较多。如英语[b]bet

床、[d]do做、[g]good好、[v]very很、[z]is是、[dz]birds鸟(复数)；日语假名(字母)中有ガ、ザ、ダ、バ行二十个浊辅音；俄语二十一个辅音字母中浊辅音占有七个。

发送收 明代方以智在《切音声原》中首先提出声母中的发送收，清人江永、江有诰、陈澧直至本世纪初的劳乃宣，在著述中都阐发了这个概念。以现代语音学观点看，“发”是指不送气塞音、塞擦音、擦音，即全清声母。“送”是指送气的塞音、塞擦音，即次清声母。“收”是指边音、鼻音和半元音，即次浊声母。送气与不送气的问题，这是汉语语音的基本特征之一。

韵母 是指一个音节中除声母以外的部分。古今一样，韵母可以分为韵头、韵腹和韵尾三个部分。如床(chuang)字，“u”为韵头，“a”为韵腹，“ng”为韵尾。韵头现在又叫介音，韵腹又叫主要元音，是由元音构成的，韵尾可以是元音，如“豪”(hao)中的“o”，也可以是辅音，如“昌”(chang)字中的“ng”。

谈到韵的问题，就必须把韵和韵母分别开来。因为韵母是指韵头、主要元音和韵尾，而韵则只指主要元音和韵尾(如果有韵尾的话)。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宋的韵书中，声调是韵的组成部分，不同声调就算不同韵。因此，凡是声调相同，主要元音和韵尾也相同的字归在一起，称为韵，前人也叫韵部。韵书中同一韵部的字群中举出一个代表字，叫韵目。如东、冬、江、支等。同一韵音值的韵头可以不同，所以一个韵可以是一个韵母，如寒韵[an]；也可以包括几个韵母，如麻韵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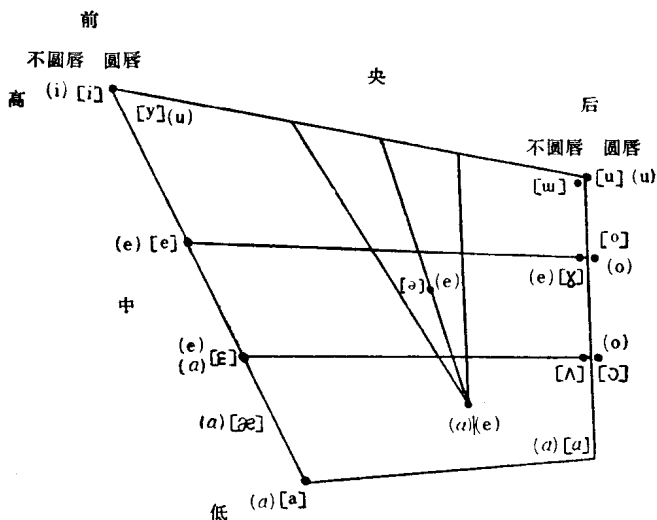
[a](巴、沙), [ia](牙、家), [ua](瓜、华)等三个。这样, 代表中古切韵系统的《广韵》就有包括平、上、去、入四声的二百零六个韵, 可以分归为九十二个不同韵母(如果除了声调的分别不算, 而以四声相配, 那就只有六十一个韵类)。

同一韵中, 凡韵头、韵腹、韵尾(如有韵尾的话)、声母、声调等完全相同的字, 韵书中把它们归在一起, 称为小韵。一个小韵就是一组同音字群。小韵的第一字一般注有反切。《广韵》二百零六韵就包括有三千八百九十个小韵。

韵母的构成,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 它的三十几个韵母是由(a)(o)(e)(i)(u)(ü)以及辅音韵尾(n)(ng)组成的, 而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音系的韵母构成是各不相同的, 这里以中古切韵音系为例说明。

中古切韵音系有个形成过程, 最早编定《切韵》的是公元601年隋代陆法言, 原本已失传, 但由于中古时期人们很重视这部韵书, 对它屡行增订重修。到了公元1008年宋代陈彭年重修的《广韵》则得以留传后世。所以《广韵》音系就是《切韵》音系。这个音系中有九十二个韵母, 组成这些韵母的元音, 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大体相同, 只是没有单元音[y](ü)和[ɤ](e), 前元音增加一个比[ɛ]开口度稍大的[æ], 后元音增加一个比[o]开口度稍大的[ɔ]。作为韵尾的鼻辅音, 除[-n] [-ŋ]外, 还有[-m]。此外入声有塞辅音[-p] [-t] [-k]作韵尾。为了说明元音的发音舌位, 我们将元音舌位图列下, 并把现代汉语普通话音标和国际音标对照注出:

[i]现代汉语普通话是舌面元音, 它可以单独做韵母, 如



衣；而在(z)[ts]组后的[l]，在(zh)[tʂ]组后的[l]都是舌尖元音，这两个舌尖元音不能独立成音节，这三者也没有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合成一个音位[i]。

[ə]发音状态最自然，舌位在中央，现代汉语普通话出现在韵尾(-n)(-ng)前，如恩、争；[ɜ]现代汉语普通话单独成音节，如鹅；[ɛ]现代汉语普通话出现在(i-)、(ü-)后，如噎、约；[e]现代汉语普通话出现在(-i)前，如黑等。这四个音，现代拼音方案都合并成一个音位(e)。

[a]现代汉语普通话出现在(-u)和(-ng)前，如袄、昂；[e]现代汉语普通话出现在(i-)和(-n)之间，如烟；[a]现代汉语普通话出现在(-n)、(-i)前和(i-)后，如安、哀、牙；[ɐ]现代汉语普通话单独成音节，如啊。这四个音现代汉语拼

音方案合并成一个音位(a)。

据上所述，如果我们撇开韵头与入声韵尾不管，可将切韵四十六个韵母与现代汉语普通话有关韵母对照于下：

现代汉语普			切 韵 音 系 各 摄 韵 母					
通话有关韵母			单元音	i尾	u尾	m尾	n尾	ŋ尾
a类	ai	哀	果 a	蟹 ai	效 au	咸 am	山 an	宕 aŋ
	a [·]	啊		oi				
	ai	挨	假 a	蟹 ai	效 au	咸 am	山 an	宕 aŋ
	an	安		æi	æu	æm	æn	梗 æŋ
	aŋ	昂		ei		em	en	eng
	ao	刀		ei		em	en	eng
o类	o	喔	遇 o		流 ou			通 oŋ
	ou	楼						江 ɔŋ
e类	ei	杯	蟹 e	蟹 ei	效 eu	深 em	臻 ien	
	ən	恩	止 ə		流 əu	əm	山 ien	
	ɤ	鹅	(ei)				臻 ən	曾 əŋ
u类	u乌, uŋ东	遇 u						通 uŋ
	uən问, uəŋ翁							
i类	i衣, iou流	止 i		流 iu				
	in因, iŋ英							梗 iŋ

上表可见，构成现代汉语普通话韵母的元音是 a([a][ɛ][ɐ])、o、e([ə][ɤ][ɛ])、u、i、另外还有 u；中古切韵音系韵母的元音是 a([ɔ][a][æ][ɛ][ɐ])、o([o][ɔ])、e([e][ə])、u、i。

中古韵母构成的有关名词概念需要加以阐释的主要还有